

# 一张旧照片触发寻迹

□张水源

我生在闽江起点,对这条江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些年,写过闽江的相关文章,心中还一直惦记着那些载入史册,却已沉入水底的闽江古险滩,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南蛇头滩。

还在丙午年春节假期,福州市作协原副主席、《文化闽江》文学顾问唐希老先生给我发来一张他在闽江上拍的南蛇头滩的珍贵照片,我顿生探寻之意。

清代施鸿保《闽杂记》文曰:蚺蛇滩(南蛇滩)在延平府下二十里,巨石横亘水中,蜿蜒十余丈,一首昂起,如蚺蛇状。清《南平县志》南蛇头图中的礁石如巨大蛇头翘立,水势凶险。



偶露水面的“南蛇头”暗礁 (张水源 摄)

20世纪90年代,延平闽江成了水口水电站库区,闽江上的不少礁石及险滩也在疏通航道中进一步消失。

恰逢最近因闽江航道升级,水口电站降低下泄流量、压低库区水位,闽江出现多年未见的低水位,延平江底礁石、滩涂裸露,寻找延平段史上标志性险滩南蛇头滩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与北方回乡的家人一起步行,从土目洲经“扁担堤”上大洲后,我又转车在延平大学城下车,沿江面上行,走过杨时广场,拍了江中20世纪大洲贮木场建的十余座拦河坝桥墩后,江面上出现一大片平时看不见的礁石群,我心里有底,南蛇头滩,应就在这片江域之中。

在朱熹罗从彦广场到李侗广场的江岸边,也是延平段树坑新村一带,发现山形轮廓、江岸走向、水流位置,与唐希先生发来的老照片和清代《南平县志》古图吻合。为寻找南蛇头滩,我乘30路公交车折回夏道山后村,于无路之处循岸而行,攀坡下滩,往返步行十六里,只为亲至东岸的马立堂江边,拍下南蛇头滩的今貌。

我从东岸、西岸,上游、下游多角度拍摄,留下了南蛇头滩如今的真容。我把现场拍下的照片和录像发给唐希老师审定。先生回复“是这里,天际线完全正。”只是因航道疏浚,昔日滩涂原貌已不复存在。与唐希先生反复辨认、细细比对,恍惚之间终于证实这里,便是昔日福建内河著名险滩南蛇头滩的真正原址。

那一刻,我内心无比激动。  
《福建水运志》载:南蛇头滩为闽江上游最险滩涂之



闽江南蛇头滩 (唐希 摄)

一,石脊突兀、水流湍急,枯水期礁石毕露,行船极易搁浅、触礁。民间以形似南蛇(大蛇)称之,船工口号:“水大怕螭蛇,水小怕秤钩”。后来,为了疏通航道,礁石多次被炸除,滩头也长期淹没在江水之下。若不是这次闽江水位下降,很难亲眼见到它的原址和现状。

一张老照片,一次踏江寻迹,让我这个生于闽江起点的人,在老家延平山后江边,终于找到了消失已久的南蛇头滩。

山形依旧,江声依旧,闽江一段险滩的历史,也终于在这一刻,让我用脚步寻回。

随 笔

短 章

# 春天的气息

□叶江南

春天,最初的时候,还是安安静静的,像一个文静的小姑娘。

孩子们眼尖,他们沿着河沿漫步,最先发现春水的与众不同。河边的冻土,变得酥软,踩上去,像踩在冻豆腐上,春天最初的气息就来自这泥土。水,开始有了波纹,也开始有了声音。孩子们说,看,枯草发芽了。可不,一粒粒小草芽,就躲在枯草丛中,像熟睡的小精灵,泛出一抹鹅黄,袒露一丝绿意。正午的时候,天,开始变暖,气温开始回升,阳光,一改冬日的冷峻,变得温暖起来。

还是柳树最知晓春天的心事。我住的小区紧挨着护城河,护城河边,种植着一排垂柳。柳树的乳芽,总是小心翼翼,在初春,包裹着隐藏的秘密。护城河的河水,似乎也清澈起来,灵动起来,河水,总要用一种仪式来迎接春天的到来。于是,欢笑着,奔腾着,像舞台上扭动腰肢的舞蹈演员,春天的河流,总有诗歌一样的韵律。柳枝,总是柔软得让人爱怜。青青河边柳,让人浮想联翩。

侧耳去听,河水流动的声音,风吹干草的声音,孩子们欢笑嬉闹的声音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发出的不甘寂寞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呢?还没到鸟儿的联欢会上演的时候呢,是喜鹊,还是百灵抑或是夜莺,也许是云雀吧。总之,这声音,透着希望,也让心底有了一丝温暖。春天,就是一场盛大舞会的开始。而初春,就是在为舞会的演出准备着,预热着。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像桃树、梨树、海棠树、杏树以及菜园里的那些青菜、菠菜和蒜苗,都在等待着,都在等待春雷的鼓点,都在等待春雨的滋润以及春风的光临。只需要一个声音的呼喊,它,带来总导演的一声令下,春天,就开始了热情的表演。

温一壶酒,炒两盘菜。春天的菜,都是鲜嫩水灵灵的。还应该去乡下,让母亲去菜园里割几把韭菜,浓郁醇香头刀韭,和打成蛋液的土鸡蛋一起下锅,装入新盘,韭菜炒鸡蛋,鲜亮而味美。或者,去河里摸几把螺蛳,和韭菜一起炒了,那鲜,也是美到骨子里的。春天,吃什么都是一种享受。哪怕,只是一个人坐在饭馆里,靠窗,太阳照射的地方,一盘青菜,一杯老酒,也能喝出雅致来。或者一碟花生米,一盘素豆饼,再邀上一个知心的朋友,谈论谈论新年的计划。春天,就像被歌声引燃了的梦境,开始有了盼头。

春天是一场自然界的革命。从天上地下到繁华的人间,都要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春天的气息,是缓慢的,是渐进的,它悄悄地孕育,静静地守候,它不动声色,却让人心生欢喜。你会不经意间被一树的桃花惹得心花怒放,被一池春水搅得夜不能寐,被一阵蛙声唤回未曾逝去的童年。我还是要牵着孩子的手,他在田野里疯玩得太久了。春天来了,他的个头,一夜之间,就蹿得更高了。而他,还在田野里忘我地唱着歌。又是一年春来到,生命的绿,你听到孩子清亮的歌声了吗?

钩 索 沉 隐

# 百折矶头几濯足 千寻峰顶一啸歌

□钟混

在武夷山“小九曲”附近,有一幅明代“铁面御史”林汝嘉留下的摩崖石刻,上书:“百折矶头几濯足,千寻峰顶一啸歌”。

林汝嘉(约1569—1647),字大麓,号心弘,福建福清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中举,曾任沛县知县。天启二年(1622)参与平定白莲教徐鸿儒起义,后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

林汝嘉为官刚正,对权阉魏忠贤乱政深恶痛绝,亦常为遭魏党打压的同乡,首辅叶向高鸣不平。天启四年(1624),时任巡城御史的林汝嘉在京城见太监曹进、傅国兴当街欺压百姓,毅然命人将其鞭责。明代有“外官不得擅责内监”之制,魏忠贤借此发难,林汝嘉被革职廷杖,削籍归乡。此事震动朝野,其“铁面御史”风节更为民间传颂。

石刻落款为:“天启甲子岁冬月林汝嘉奉旨归田过此偶题。”天启甲子即1624年,此作正是他被罢官后归乡途中经武夷山时所题。“奉旨归田”四字,于自嘲中透出几分傲骨。

初见此刻,或以为只是寻常山水遣怀。细品“百折矶头”之“百折”,固可解为溪涧曲折,然结合其人生际遇——官场险恶、阉党构陷、廷杖罢职——则“百折”更似暗喻仕途风波、世路艰险;“濯足”或寓洁身自守;“千寻峰顶一啸歌”则托出坦荡不屈之

志。整联可读作:世路虽艰,仍守本真如濯足;志节不改,且登绝顶放长歌。

归乡期间,林汝嘉见族中有人借驿道之便劫掠行商,即设谋擒获号称“十八虎”的首恶,沉海正法,乡里遂安。福、兴、漳、泉四府商民感其恩德,筹建“颂德祠”,每年祭祀不辍。

崇祯即位后,林汝嘉被重新起用,历官海南提学、湖广参议等,多有惠政。明亡后,他投身抗清事业。顺治四年(1647年,南明鲁监国二年),受鲁王朱以海召,授兵部右侍郎。同年十月,他率乡兵反攻福清,兵败被俘。清军施以“钉指挖甲”等酷刑逼降,其志不移,终吞金自尽,以死明节。

如此忠烈,连清廷亦表敬意。顺治年间,地方请旌其节,有赐匾“忠贞名臣”之举;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亦题赠“正气长存”匾额,以彰其风。

武夷山摩崖石刻如云,朱熹、李纲等名家手迹固为世所重。而此幅藏于小九曲幽径之侧的石刻,或许少为人知,却凝聚了一位御史的刚直、一位志士的气节,与一片山水的清响相映,自成一派深沉的历史对话。若您游至武夷,不妨沿小九曲岸缓步而行,在叠翠流泉之间,寻访这一处不事张扬的铭记——“百折矶头几濯足,千寻峰顶一啸歌”,山水与人心,皆在此中。

武 夷 诗 会

# 东平楠木林

□许青坪

村里老人说那片绿积了六百年,我不信 走进去才知道,树叶把天空剪得稀碎 斑驳的阳光晒在肩上,拔不出来

楠木王站在那儿,三十九米 我仰头,它垂下影子 树皮上铁锈的痕迹自己开口 那年,斧头崩口的声音 像牙咬到石子,砍树的人跑了

祖训写在当年的戏台 如今没人记得戏文,只看见树干上的疤 像闭不上的眼睛,看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林子里有人组织过护树的宣誓 他们走后,树干留下体温 比落叶轻,比石头沉 阳光漏下来,像没写完的誓言

林中鸟叫断成两截,寂静从中间涌出来 时间打了个盹,吐出几百个春天 我转身,一缕木香就钻进衣领 比记忆重一点,比石头轻一点

就这么回事,林子还在那儿 等下一个六百年,等一些人来 把这片天仰望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 夜宿老厝

□陈枯朽

月色浸透草蔓丛生的晒谷场 东头那棵孤柿被乱藤缠绕 像村庄弓起嶙峋的背脊 不再升起炊烟的屋舍 在寒冬里抱紧未说完的故事

我披着霜,穿过巷 卵石路上有寂寞的回响 童年遗失的小人书与断砖

在墙角结成漏雨的茧

村尾寒塘映着清瘦的月亮 我等待蛙鸣唤醒心底的波浪—— 半盏清茶,一壶夜色 就够温暖整夜梦境 当暗香忽然撞开眼睫 窗外红梅已把黎明点燃

# 善待环境 关爱自然